

埋

憂

集

埋憂集卷二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秀水高 然校字

雪姑

明季余鄉多土寇鄉民某妻名雪姑素貞靜事姑尤孝
一日其夫出有土寇入姑室姑度不能免引刃自刺血
濺寇衣刃奪去不得死竟爲所辱姑覘刃在旁突取擊
寇中其股寇大恨裸其衣以刃刺下體穿穴而死或彷彿
世修降表李家例題其門曰穿臀李家其家人皆以爲
恥而不復言噫是何弗思之甚也夫家人子婦一朝被
劫而其後遂爲逐水之桃花者有矣彼雪姑旣已受玷

則此恥雖引西江之水亦不能濯矣使未能勵操雅于
平昔何能奮死不顧若是特不幸而爲賊所辱耳然其
志可哀也有志風化者猶當表而出之以與費宮娥刺
虎並傳而當事置之鄉之人笑之卽其家亦且諱之人
心之不明乃至是非顛倒如是余故表而出之以愧世
之爲河間婦者

吳烈女

吳烈女烏程陸家兜李氏之童養媳也其夫因家貧餬
口于楚女_與孀婦居同茹荼苦事姑如母鄉里稱之
有無賴子某其夫之從祖也覘其姑出知女方浴掛闥

而入蹲踞捉其足女倉猝不知所爲急覆身盆水中發聲大號某遽以手掩其口一手舉白金相示女陡然張口嚙其臂血流盆中再欲嚙之而某創甚已逸去有頃姑來鄰里亦集女懣甚心沖沖不能出一語良久始泫然述其狀且曰我爲女子而見辱如此事雖未成寧有活理遂奮身急趨自沈于河有救之者得免于是羣相勸勉女婉言謝之神色較和姑意羞憤漸平防閑稍懈乃甫及二更女突出赴水死迨人知己無及矣嗚呼使烈女不死亦未可謂之不廉而竟死其爲名教增重何如乃其時當道者皆褒如充耳也豈有慕于訟簡刑清

而以謂多事不如省事乎無賴子字寶三以其驅之雄
偉人呼之曰大砲近以盜魁被獲繫于蘇州府獄云

安吉山中有村農婦某氏年二十餘初夏攜筐入山中
采茶時新嫁甫經彌月以其所衣紅裙不便曲跪解裙
繫樹上忽舉頭見其鄰家子施四攜筐亦至婦含羞回
身下跪不敢返顧施四突入褰其腕睨而笑曰汝荏弱
如此而遽嘗此苦真令我見猶憐若能從我請代任其
勞可也婦大號施四卽以一手掩其口繫婦於樹而淫
之婦撐拒無從聽其恣行輕薄事訖施四徑解其裙懷
之而去婦羞憤不復歸家極力解脫其縛取帶自縊而

死迫暮夫尋至見婦縊于樹上其紅裙已失所在知其爲人所污也急歸將赴訴于縣中途陡然大風揚沙黑雲亂捲遂反甫及門忽霹靂一聲電光之中似有鳥爪攫一人自空際擲于庭前頂覆紅裙跪于泥中揭視則焦頭爛額其頂有細孔似針刺者血猶盈涌未已而腰際有朱書罪人施四四字似篆非篆乃知致妻之死者此人也

臨淄李若虛娶婦數年行賈於外有妹年十八矣針黹之暇常與其嫂昵談嫂亦年少每舉牀第間事爲手繪而口摹之女笑曰然則嫂終年獨宿不患岑寂耶嫂曰

物盡夫也妹猶但知其一耳妹疑其有所私也詰之不
已嫂因指庭中牲口爲言女赧發于頰他顧言曰畜類
豈堪爲偶嫂笑曰妹獨未知其趣耳我則以此物更勝
乃兄也女亦慚笑不可仰遂散去次日晨炊旣熟嫂入
呼與其飯但見繡被堆牀杳然無迹繞屋遍索至槽下
見女赤體仰臥下體血淋漓迸裂而死駭極大號家人
驚集成其歎詫遂控于官令來驗畢徑拘其嫂去責之
曰驗尸下體已裂是處女不堪狂暴之證若是女子所
私豈有不解溫存而忍令至此此必汝因夫出久曠鈎
引奸夫遂興隴蜀之思強奸所致婦力辨其無令命機

其指婦不能忍乃備述昨日閨中戲笑之言令曰然則汝與驢交已久何至今無恙耶婦忸怩久之乃曰妾向來必先以棉絮厚裹其根頭故不致大創今吾姑想未諳此法俾得盡其器以致此耳令大笑曰然則奸夫有在矣遂命將婦反接插以斬條跨驢遍遊四門陪綁示衆訖而斬其驢于市

外史氏曰余紀三烈女事而兼及于李氏女也其三人或可以無死而竟死或一時求死不得而卒死或爲人所毒害而死其致死各異而其激烈赴義則同也若李氏女徒以一時情慾之感乃至與畜產爲偶而隕其命

悲夫今世之以情死以慾死者多矣固不必盡與畜產爲偶也顧其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亦無不同余故並記之以見人皆有死而或重於泰山或更輕於鴻毛莫不由於自取讀此傳者以之爲女史之箴也可卽以爲孽鏡之懸也亦無不可

程光奎

康熙間江蘇巡撫張伯行奏今歲江南文闈放榜後物議紛紛有數百人擁擡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尋以正主考左必蕃檢舉知縣吳日新方名所薦之吳沁程光奎平日不通文理上命尙書張鵬翮赴揚州

會同總督噶禮及伯行察審尋得副主考趙晉與程光奎交通關節實情部議程光奎在貢院埋藏文字擬斬其呈薦之知縣方名及吳沁等斬絞有差先是程光奎之父程翁故山陽大商也性貪鄙年四十無子乃至甘露寺施僧許願以祈焉有肇慶士人趙文輝者流寓寺中素精會計翁與語悅之遂攜與偕歸使司鹽筴數年趙請以所蓄千金貯翁處許之蓋將因以爲利焉其後與其僕婦通僕告翁翁與密計僞令其從往壽州運鹽迨夜潛歸伺其至而殺之僕許諾次日黃昏後僕至操刀踰垣入躡至房前聞其妻昵語曰狂郎汝向嘗以暫

時相敘未暢所欲言乃可爲長夜之歡矣少頃雲雨之聲繼作僕忿然中燒破扉入至帳前舉刀直砍趙驚起刀中環頸妻痛極以兩手持其刀趙得脫去須臾妻竟死既報官緝趙不獲僕論絞其時翁妾方孕光奎踰期未產一夕方寢妄夢一男子白稱趙姓語操粵音登牀據其腹驚寤大呼腹痛遂坐蓐產一男翁大喜妾乃告以所夢益喜以爲異徵名之曰光奎顧兒自襁褓見翁至輒啼不止及稍長就傅頑鈍異常而翁之期望頗切年十五攜往甘露寺還願遇一相者乞相兒將來可以讀書起家否相者諦視既久乃曰令嗣貌雖豐肥然眉

日間但有金銀之氣酒肉之色而絕無一毫詩書氣恐
一芹亦未可得且其陰騭紋中隱起殺形即使黃緣得
雋亦未必爲君家福也翁怒罵曰江湖餓鬼敢輕覷而
翁他日吾兒成名當來挖汝眼珠也拂衣而出自是翁
益發憤後至辛卯鄉試翁素與監臨某暱遂以黃金百
觔爲壽乞爲關說爲光奎援例入闈竟得雋事敗翁亦
以行賄論絞籍其家貲入官云

諸天驥

諸天驥字子凱湖郡諸生幼警敏七歲能詩稍長博覽
無涯美姿容闥閣見者爭擲果焉生清介自持勿顧也

父母益喜謂其必成大器字之曰大器十四入郡庠次年遂食餼名噪甚然生性故抗直而跋扈文壇下筆泉涌常屈其儕輩故多見嫉惟與龍眠方拱乾善而生屢躡場屋年踰壯矣繼妻吳氏美而賢生一女生計日蹙資館穀以養所如又多齟齬父常訓之曰以汝所爲豈似功名中人汝亦知荆庭痛哭古今豈少卞和盍少破觚以救貧乎生泣對曰世事易知然玉可碎也不可毀其白若欲詭遇求合無論兒餓死不屑當亦父所不願見也自是雖炊煙屢斷生卒自如無何父母俱歿父臨卒呼生囑曰始吾雖貧然謂汝青紫拾芥輒用自慰今

不及待矣若他日能博一第則泉下猶可藉慰不然猶有鬼神若有餒不來食矣生慟哭受命比葬訖妻繼歿女年十五生於是以其友之子某爲室遍辭戚屬辦裝以拔貢生應京兆試誓不得當不返也榜發又報罷出門信步獨游陶然亭一日者熟視良久歎曰僕閱人多矣今視君鼻有柱骨腹具六壬論壽可至大耋而自髮際以下但有清氣而無一點庸氣惟相君之背他日當有奇遇然必遠涉海外若此間恐無汝緣分也生憤然歸寓念京師知交絕少豈易久居而拱乾方成寧古塏遂往視之比至而方已賜環寧古俗本淳厚百里往

還隨所投率如舊主生乃修刺謁一章京刺甫入章京
大怒抽刀出將殺之蓋其俗尙白以紅爲送終具生適
觸所忌也反奔至東京喘息稍定四顧殿礎城基夕陽
明滅攢轡躊躇進退維谷忽一騎自東馳至生意追及
復奔聞馬上大叫子凱何弗少待生回顧識爲遠戚哭
某乃駐馬詢其何來某言項自寧古販參還寓舍不遠
請往暫憩因偕至石佛寺宿焉生歷訴窮途之苦某曰
明日余將往賈東埔寨彼國謂儒爲班詰由此入仕者
爲清貫以兄高才至彼處何愁富貴哉生竊計一身落
鮑郎浮海亦得追曉卽起相將至海口同附賈舶風順

揚帆兩晝夜已達真臘

臨城埔寨

甫登岸見者皆驚竄或卻

立遙望生訝詢其故某曰此地已近儋耳俗皆以黑爲美兄冰肌玉骨故不免蜀犬所吠耳生懷恨欲死某曰無憂也隨解裝取硯磨淡墨勻面殆遍次及生生日奈何爲鬼臉以媚人強之再三生無如何姑聽所爲由此遨遊城市到處莫不暱愛某又爲揄揚久而國王聞其才特勅召試生喜橐筆入王坐七寶牀上近臣引伏階下王顧其相曰卽以貌取亦足增輝薦剡矣遂賜鹿皮粉條

其俗以鹿鹿雜皮染黑用粉如白至爲小條子就皮畫以成字作字皆從後書向前不自上書下也

命爲庵羅樹賦生援引隋書本草敷佐豐腴頃刻脫稿

疾書呈上王繡閣數過卒不解相從旁對以中國體裁
如是王怒曰旣願就試何敢不遵程式裂皮擲下斥令
扶生出生漸汗歸舟因思忍恥毀容適以取辱不覺痛
哭時同舟貨已畢售聞其事者亦共憫其所遭乃攜與
同歸中途遇颶風舟覆其戚與同伴皆歿生幸附槎上
漂至一島匍匐登岸詢知已在日本蹣跚前行數里外
漸見人烟遙望城南羣峰刺天其下一帶紅牆隱露叢
竹間意爲貴家園林稍近見園門洞開有數婢華妝列
門外見生羣起相逐內一婢絕媚好語操吳音見其狀
訝問所自生泣訴由來婢惻然曰君乍來此地言語不

通記曰已云暮投宿誰家豈不寒餓死乎幸是風雅士
且王猶未至不妨暫留因商於諸婢引入複閣重山不
辨徑路數折入一旁舍竹榻紙窗雅潔可喜諸婢皆散
生獨坐愁思忽前婢攜燈來餉以餘餌生取啖香美異
常婢見其渾身寒戰卽還取衾褥及薰籠至笑曰適覓
男子衣不得君寢後可自取濕衣燎之生不禁感泣曰
蒙卿生死而肉骨異日誓必以報婢復笑曰大丈夫不
能自奮以至於此妾以同鄉之誼味死相憐明日國王
行至勢難更留何云報乎生始知此爲王之離宮是夕
雖臥不能成寐早起入園思將更謀諸婢但見層巒點

黛之外宮闕壯麗珠箔沉沉漸覺曙分林影翠羽啁啾
杳無人迹回憶家山萬里悲從中來乃抽毫蘸桐間露
題一詩于壁曰湖海飄零氣尙豪撐腸文字剝青袍勞
薪欲駐難生角名紙空懷但長毛島國濤聲穿棘竹故
園春色認緇桃題詩敢擬香山集悵望鄉關首重搔書
甫畢遙聞牆外傳呼聲未幾前婢倉皇奔入見詩駭曰
王且至若問此詩教妾何詞以對生大懼將別去而王
已呼擁入矣婢急引生藏山後王輦道適經壁下瞥見
詩駐輦讀之問爲何人所題其人安在婢以實對王不
怒但呼婢入密諭曰疇昔之夜余曾夢游此中正讀是

詩傍一人似是大士像者謂余曰汝二人再世之緣行
當再合明日其人至矣謹誌詩詞勿忘也今是詩一字
不易汝試往問但是湖州諸生便導與來婢應聲去移
時回奏言其懼罪不敢出王沉吟者再遽起扶婢至山
後見生滿面風霜非復曩時玉貌不勝慘惻把生袂哽
咽曰妾以國事來稍遲致郎受驚恐今尙幸無恙猶識
再世玉蕭否生視女年約二十以上亭亭玉立明豔若
神其髮膚眉目無一不酷肖前妻一時驚疑不定拭目
曰得非夢耶王搖首曰非夢也妾生時頗憶前世事昔
自別後至冥司冥司以妾未嫁時嘗爲郎病水漿不入

于口三日後郎病雖愈姜之病療實始於是此情實堪
憐憫故俾得重尋破鏡以補離恨之天妾所以尚未締
姻爲遲郎也生乍聞如夢始覺乃問婢此汝國王公主
耶婢掩口笑曰是卽國王也已吾國向奉女主今王以
神女降生能役百鬼故國中奉以爲君君不見給事左
右別無男子耶魏志曰本有男弟佐治國事自卑呼爲
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衛惟
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詞出入居處常有人持兵守衛生於是喜極而悲追憶從前
流落下水爲拭以繡帕攜還令除宮舍生次日卽命
駕另以輦載生共還告諸父母授爲駙馬都尉而台香
焉人韓之後真不啻如初定情時也曉起生卽簾側看

女勻妝引鏡自照轉恨齒長而女情好愈篤後數日與
生燈下聯句婢侍側坐指之曰數雖前定然非此人何
有今夕女齷然曰然則何以報德生不言視婢而笑女
卽輟咏命他婢持燈攜衾枕導生就婢寢婢慚不能仰
視女趨諸婢曳之行旣入房就枕婢小語曰今夕之會
又豈夢想所及但狂將不任生笑曰老夫髦矣然此矢
所以報也焉避唐突已而流丹浹席乃止生從此左擁
右抱不復尋夢邯鄲矣後女生一男一女女名柳梯男
名龍劍男絕慧生自課讀凡經史過目輒了生每指謂
女曰此奇兒也卿當記取異日得返中國必能博封誥

以光泉壤則克蓋前愆吾雖死目亦瞑矣年七十九卒
卒時命以桐棺素服殮勿歸葬先塋以誌遺恨女不忍
拂其意如言葬訖乃遣使奉表求入朝朝廷許之女遂
傳位柳梯攜龍劍及婢所出兩男入朝留京師爲兒求
試詔許以監生一體鄉試聯捷殿試第二人授翰林院
編修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清剛有政績旣以皇子生
覃恩賤贈三代年五十餘母卒服訖上表陳情乞往迎
父柩上嘉其事給假六月俾迎還合葬焉

外史氏曰投書湘水愁寄芙蓉抱璞荆廷淚滿懷袖況
子煙還無言文章憎命古今之以紅爲白以白爲黑而

顛倒是非者豈獨夷俗然哉以余所聞諸生神清叔寶
才豔安仁其天姿磊落不可一世而儒雅恂恂不敢失
色于僕隸亦何至所向輒窮乃爾哉嗟乎懷刺生毛一
生作客賈文以活四海無家至于水盡山窮而竄迹龍
沙投珠海國亦謂琵琶別抱庶幾雪恨九泉也而乃遭
按劍于東埔泣冤禽于碧海豈吾相不當侯耶抑此中
亦無汝文字緣耶設也延津不復再合東野終已無兒
則此恨綿綿一腔血更灑何處蓋至前路更無知己而
欲以識曲子期望諸中輟也則天下之銜冤入地而聚
哭于青楓黑塞間者當不少矣噫

雷殛

天者積氣故隨園謂天之禍福人譬猶人之于蟻投一骨則聚族而享之以爲人之所福也少焉傾其沸湯而羣蟻胥殛則以爲人之禍之矣而人固不知也其指點足令頑石點頭然至雷之殛人自王公以及士庶旣彰彰史冊矣其他如章惇爲妓秦檜爲豬之類見于小說者不一其有爲余所目擊而理不可解者嘉慶間余在晉中聞飛黃塔中震死百足一條其長徑二尺餘闊贏一寸遇身完善惟頂上一孔僅大如鍼黑水涌出未已後數年王陳莊蒔時芳表兄家見穿堂內壁間二盤痕

白椽末直下至地闊指許深入半寸進至庭中見簷前
銀杏樹東南一朽枝葉皆焦黑一鑿痕從梢至根深闊
皆如壁間余從姊言去年夏間此樹爲雷火所燒其鑿
痕亦皆雷殛所致方其霹靂大作滿室昏黑如夜但見
火光繞屋鼻中間硫黃氣遍地熾熱如火時羣兒皆著
草履雨過視之足底盡起紫泡或謂雷神追擊妖物故
兩處都有鑿痕其樹上小枝至今無葉云又芙江嘗云
道光七年之秋其家樓中一柱嘗爲雷擊柱中皆空而
其木屑插柱上殆遍皆長寸餘尖細如鍼週圍如釘釘
然尤奇

按花間笑語國初南城遭兵燹之後郡學前最爲荒涼大成殿春秋二祭絕不啟門丙戌夏雷電繞殿三日而不下衆學役異之啟門遍視至至聖牌版上有物叢叢排列而精光外射細視之乃一大蜈蚣環抱週遍其白而叢叢者乃其足也學役中有黠者知雷之盤空旋轉定爲此惡物但下擊牌版必碎怪物有靈性知雷神必畏文宣不敢傷殘其牌版故借此以避雷殛耳遂以火撓遠鈎牌版倒地蜈蚣蜿蜒欲遁而天雷下震蜈蚣遂糜爛矣衆乃大快環視之見其腹有逆閹魏忠賢五字飛英塔之蜈蚣亦其類歟

蟋蟀

蟋蟀之戲始自天寶宮人今此戲惟江浙有之然被凍
輒死轉不如蠅蚋之能禁寒也間有可畜至次年者大
約其蟲性必強而又必護視唯謹余嘗畜一蟲至次年
元宵是日大凍余偶他往歸視則湯已冷而蟲僵矣又
余父在時畜一蟲至次年清明後而死此二蟲俱勇健
未遇其敵也頃閱金鰲退食筆記言宮中於秋時收養
蟋蟀至正月鐙夜則置之鰲山鐙內秦樂既罷忽聞蛩
聲自鰲山中出則本朝宮內亦有此物矣

活佛

唐太宗嘗使僧玄奘至西藏求取佛經以佛本出西域也康熙二十七年以俄羅斯請和上特命張鵬翮陳安世前往至俄羅斯境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一僧能華語曰言大西天人求活佛于中國遍游五臺普陀峩嶺諸名山不見有佛聞打賴喇嘛有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丹喇嘛似佛涉窮荒視之又非也值額德兵亂搶去行李僅存殘喘耳張子謂之曰爾捨生死遊遍中外求活佛不得究竟信得天下佛果有耶僧笑曰今日方知其無矣然則使此番僧與玄奘相遇二人者應各一

笑而返不至費此跋涉矣

通字

馬要沈午橋館于郡中金氏其徒某尙幼讀左傳至其仲通於哀姜問午橋通字作何解午橋曉以私通之義卒不解因復曉之曰有如男女二人同榻而臥是之謂通其徒乃點首喜笑時金一女僕微有姿與僕朱某私通方夏日每伺主人午睡女輒出與某戲其臥榻適在午橋寢後午橋偶出其徒見女上樓久不出潛至帳後窺之二人雲雨方酣不覺也其徒急下至中堂拍手大呼曰噫小莫與朱某通了聞者無不絕倒昔有塾師講

書至淫字曰淫者女人之大病也一蒙童竊聽而志之
後以母病數日不至師問其故輒對以其母方淫也師
駭然細詢其狀始知其母方病大怒曰然則何以謂之
淫將答之童泣而對以前日所聞其師大笑而止午橋
之徒其善悟亦復何減

余向客合溪趙氏有族子某性素慧與峴中許幻峯
交暱幻峯漠然也後其鄰某至合溪趙遇諸途詢幻
峯近狀備極殷勤其鄰詫曰嘗聞幻峯語人予與趙
氏子泛交也今觀君眷注如此則此語不應出自幻
峯口中蓋其人素與幻峯有隙故也顧趙從未知有

所謂泛交者遂誤以泛爲飯退而問于人曰何謂飯
交其人未審其誤聽也漫應曰意不過是肉朋酒友
之類耳趙大怒曰趙某豈將以求食而交汝耶逕往
登門叫詈幻峰出詢其狀趙直前奮拳毆之至於折
齒破額而赴公堂焉

海鰍

乾隆間乍浦海潮不退海水過塘漂沒廬舍人畜無算
湯山天妃廟前石獅直滾至都統衙門而止其後潮退
有海鰍攔住塘均不去長數十丈人爭往割取其肉熬
油以代膏火已而割者漸多鰍不勝痛一躍翻身壓死

者數百人

大人

昔有海舶將往賈柔佛國爲颶風漂至一島其地四面
疊嶂宮圍杳無人徑同舟十餘人悶坐無聊相將登崖
攀藤腰絙而上半日甫及山半有巨石如磐俯瞰海岸
登之覺天風浩蕩凜不可留而鴟嘯猿啼震撼心魄急
尋去路而還未數武瞥見深箐中一大人長十餘丈披
髮不冠而來見諸人大喜一躍已至鳥語啁啾撫而遍
喚卽向巖壁折一藤條將數人逐一穿腮中如貫魚狀
穿畢屈其兩頭繫樹上而去其人在樹頂望大人已遠

急拙佩刀斷其藤扳枝而下狂奔至海濱風勢已轉登舟甫揚帆而大人追至時舟已離岸大人以手挽之一人掣刀斷其手大人縮去墜二指于艙皆只一節耳槌之重八斤長二尺餘

陸次雲入紱譯史言成化時蘇衛軍士赴崇明所遇長人與此同而其所斷指則長徑尺有四寸乃一指中一節耳今猶藏嘉定庫中云

陳曾起邊州聞見錄康熙二十六年有從滇南航海者遙望浮屠峙雲表俄卽之人也欠伸而起捉七人噉之還坐如浮屠衆潛走奔上船其人舉足卽至曳

其船衆斧之斷指長二尺有奇歸獻制府范公或曰
此獨人國也其卽海賈之所遇歟至神異經所載西
北海人長三千里涼州異物志又云有大人零丁
長萬餘里與楚詞所云長人千仞皆太長

海錄西南夷有萬丹國在噶喇叭之南南臨大海海
中一山峯兀嶙嶙時有火燄引風飄忽入夏尤盛俗
呼云火燄山蓋處海之極南云西洋番云其國常有
船至此山下船中人上山探望遙見其中山番穴處
而食生魚覺人窺伺噪而相逐羣趨而逃後者輒爲
其所扼爭生食焉比回船僅存十六人急掛帆而遁

自此無敢有復至者

余父又言十五歲時嘗病傷寒月餘甫能起牀然猶未敢出房也一日午前偶倦斜倚在牀見一老姥年約七十餘面闊而黑體亦豐肥衣褐色單衫豆綠布裙手持一油紙扇至門前父叱問汝何爲者姥曰要尋汝老太太父曰老太太不在此間姥應曰哦遂退出時有縫工數輩在房外製衣而樓下則廚房所在也父疑家中素無此人來往強起出問縫工亦曾見此人否皆言未見隨下樓則余曾祖母及祖母方於竈下午炊問之亦未見其人相與歎異未幾曾祖母

病作十餘日而歿始悟來尋老太太之言其爲鬼物無疑矣

捕鬼

紅墩沈雪樵嘗於暑夜移宿堂中時以炎熱窗戶不掩一夕睡回月影微斜晶瑩如晝見一人戴一涼帽衣青布衫足繫麻鞋面龐白晳而瘦獨坐西北隅雪樵疑其爲賊躍起擒之其人已出至簷前追將及其人躍登案上急以雙手持其足則空空如也而其人已不見矣始知其爲鬼也

雪樵妹玉卿言向嘗讀書樓上板壁後蠶月每貯葉其

中一夕上鐙後聞壁後謾謾有聲似有人取葉入筐者
旋聞履聲瑣細徐及于門一少婦年約二十餘衣水墨
單縑衣黑綾半臂淺絳裙明眸高髻探身諦視良久乃
去玉卿訝之急至門外覓之不得遂下樓問其母適來
有往樓上取葉者乎曰未也玉卿告以所聞見其祖母
在旁歎曰此乃汝之前母陸氏也渠生時常至此處取
葉其魂魄想猶戀此且欲一見汝耳然其爲人婉淑今
後若再至兒勿怖也然則玉卿且得見其鬼母矣何其
幸歟

玉卿又言其祖翰王生前每夜關鎖門戶必親自攜鐙

到處檢閱一過其後既歿每夜黃昏後必有一鐙熒熒然自後門衙中出直至第一重門而止但不見其人耳如是者幾及三年乃不見

郭某

後珠村郭某者嘗自新勝賣布歸中途遇一皂衣人似富豪家奴邀至一處高閣巍煥彷彿官居入門一闌者引入見主人衣冠坐堂上狀貌偉然左右列侍數十人或冠帶肅穆或短衣草履主人呼問里居姓氏郭叩首自言無罪乞放還主人曰勿多言此定數也遂命左右設筵令郭與數十人者雜坐須臾樂作水陸畢陳酒數

巡郭起告歸不許某哀祈不已主人不悅曰旣爾須記
取來歲六月某日當於亭子橋西畔相俟勿爽約也郭
諾而出至門外初月已斜回顧並無舍宇但見一古塚
而已跟蹌奔歸言其事舉家亦不識何故無何至次年
六月插種旣畢偕村中數人往東嶽廟看戲日晡始還
行過亭子橋西未及里許同伴回頭忽不見眾異之相
與尋至橋西見郭危坐水際疑其將洗浴也呼之不應
迫而視之死矣屈指計之適符六月某日之期也

張癡

乙未仲春之十日薄暮予將閉關見西鄰張癡挈籃持

傘冒雨往肆中市物次日晨起聞其已死于金鼓橋之
小港中飯後偶至二姊家談及姊言昨夜二鼓後風雨
方作園外有數人叫罵之聲甚厲似相格鬪者久之乃
寂隨聞隔岸有人聲乃起從窗隙窺之見前鄰數人執
鐙持竿立岸上指水中曰似有二人相抱幸尚未沈遂
相與撈起則已死矣蓋張本以市物至街上不知何緣
至此處也張素有癘疾半年前曾破其次子之棺而出
其尸曰此金菩薩也自是其面上青黑如靛予謂其殆
不食新矣然不意其竟死下水且是時疾未嘗作也先
是張有媳奚氏以張責其竊食含憤自沈于門外溪中

而死及是其同居有張阿五尙幼以拾柴至溪西道經
奚氏厝樞旁歸而寒熱交作口中喃喃言婦母卽張母勿
謂兒前日來索翁命也凡溺鬼必三年始上岸又三年
方可覓代兒時固未至溺之死乃彼處自有一鬼來代
耳因問其在冥間樂否荅言兒此時卻無管束但苦飢
寒耳母只須以紙錢數百羹飯一碗送兒足矣如其言
行之而愈或者張癡之于子媳不慈已極故不待媳之
爲厲而特使他鬼速之死以示懲耶

相傳凡溺者視其口鼻有泥必溺鬼索命不可救今
年五月余方在家見東村姚氏小兒溺水中及撈起

泥塞其口鼻救之竟不復甦

綺琴

綺琴麗水沈氏始字湘碧幼孤性絕慧而容姿豔冶如
娟如瓊瑤工填詞精于音律母愛如拱壁選壻頗艱以
故年十七猶待字也有鄰姬宋媼至其家見女嘖曰姐
苗條如此使老身而男也得不甘爲情死母笑令其物
色佳偶姬拊掌曰頗牧自在禁中何必遠圖母曰媽謂
韓生耶吾亦稔其才从無如其才而貧何姬曰焉有陳
孺子而長貧賤者時韓生泰瞻者邑中名士也館于其
家適斷絃逾年矣母因商諸其子子曰得壻如生何童

參軍然渠家須親自操作恐妹食貧不慣也母亦猶豫
女適至頗聞餘言自是蚤作晏息凡烹飪補綴之事輒
手自拮据不倦兄嫂微窺其意以告母母意乃決召嫗
俾示意生生固深于情者乍聞不勝感激既慮事有翻
覆先是女以所佩漢玉拱璧托嫗求工琢雙鳳於上及
聞此言輒還家取佩矯命以贈曰此物所以志也遂入
復命旋至女所告以所贈女驚且咎曰事若不諧奈何
卽命婢繡春往索返璧繡春女素所愛也卽下跪曰此
事婢子爲姑籌之久矣如生之爲人豈負約者今若往
索不將寒生心而傷老母意乎女泣下隱忍而止然白

是凡生有所需必以婢至女善吹簫嘗於燈下填鳳凰
臺上憶吹簫一闕至末句擱筆者再遂以草稿封付婢
曰此曲尙有一字未穩汝爲我往問韓郎俾足成之兼
命攜手鑑與生婢至齋中傳女命以詞授生生展讀稱
歎不已爲援筆更定其字旣而目眈眈視婢婢嘆曰君
未識妾耶生曰卿仙肌映雪雲鬢堆鴉今夜視卿覺更
勝于畫異日若天從人願卿能否抱衾以從婢紅暈于
頰俯首拈帶不能作一語生不覺神蕩遽起攬婢于腰
婢固夙以小星自命然不意輕薄遽爾撐拒曰若必如
此有死而已生不忍相逼卽釋手婢脫去其後不復至

天生時已婉致父母將締姻矣會去城二十里有富室
顧氏女亦婉媚生父又惑于媒氏黷其奩資決意行賄
生不願其父責以大義生乃不敢復言親迎有日女始
聞知斥鉛華不御卻水慘不餐鎮日蹙臥母來慰之曰
兒奈何灰心至此生雖寒盟此外豈無良匹女泣曰母
教敢不聽從但玉佩已入人手不可返矣母始悉前事
知其不可驟轉姑囑婢善視勿怠乃去數日女忽強起
理妝呼婢索茗飲及婢攜茗至不見女一小婢言頃見
琴姑入後園去婢隨入則女已在池中矣婢亦躍入一
下婢在側大號家衆奔救不及其母朝夕哭泣未幾亦

卒時生方新婚與顧氏琴瑟甚諧然常獨坐咄咄出玉
佩玩之零涕一日顧見之詢得其故就其手奪取將藏
之佩墜地折爲兩生怒憤然出門猝遇宋媼媼生曰聞
新人頗能如意亦欲知故人消息乎生急叩其狀媼爲
縷述近事言未畢生大哭曰吾負琴姑矣然吾亦何心
復履人世哉遂去訪其友于青田將從之學劍行至括
蒼山中遠望見二女綽約在前訝其獨行無侶策蹇追
及其一人乃是湘碧其一卽繡春也駭問汝二人何得
在此女舉首見生似有怨色繡春星眸微轉尤覺憤懣
可掬小語曰琴姑去休相將入林中終已不顧生縱之

行數里林盡峭壁插天杳冥無路二女聯步以上至山腰壁砢然開女人繡春亦入生緣藤纏至望壁呼號並無隙縫微月漸上虎嘯狼嗥俯視斷澗千尺清澈如鏡彷彿二女在焉生卽亦不懼攬身入則已在平地矣蹣蹣至曉不復入城一意渡江將至靈隱祝髮至冷泉亭遇一癩僧迎笑曰汝亦欲證菩提乎但此間從無色界仙人且汝鴛鴦簿上一重公案尙未勾卻何得妄想生天生膜拜曰但求懺悔孽冤耳僧笑曰卽此足證汝情根未斷生復拜曰還求解脫僧教其仍往相從生有難色僧怒俯拾一磚擲之曰去去持此敲之門當開生知

其非凡僧也受之而還渡江復至其處緣壁上纔扣數
 下聞壁間有人歎曰負心郎汝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其
 語音絕類繡春生方側聽忽石門豁然雙啟喜極躍入
 其間琪花瑤草霧縵雲窗如入廣寒仙窟數折見女華
 妝倚石欄方執紅梅一枝簪髻上瞥見欲避生前牽其
 裾先謝負約之罪繼訴相覓之苦因挈佩刀將自刺女
 急奪去曰妾自死後冥司以妾賁恨殞命俾得返魂妾
 與繡春皆已無意人世妾亦知負約之罪不盡在郎但
 使人不能無耿耿耳今使郎拋棄骨肉跋履艱險妾心
 何安然自遭罹小劫回憶塵緣旣已冷如冰雪今當與

君爲世外交了今生緣若言兒女之情則請仍歸尋故
劍可也生因請爲賦友人之慚狎閨房之事殆有甚于
畫眉者女不堪其擾乞以繡春自代由此煮石爲糧采
花作釀年餘繡春竟舉一子無何秋風驟起庭中落葉
颯然生不禁思家之感女勸令歸省生不忍言別女出
羽衣一襲授之曰此夜飛游女所贈如蒙記憶衣之半
日可以飛回生披上自顧居然鳥也試一振羽翩然沖
舉頃刻至家則舉目非舊問其妻亦前歿惟父在垂危
生入視已不能言見之一慟而絕生哀毀成服旣葬衣
羽衣飛去不復至

原

二終

埋憂集卷三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後學烏程

昭慶僧

丁卯鄉試烏程董生某以錄遺僦寓湧
隘主人爲遷其妻子出俾下榻焉時溽

生其窗外一帶短垣可踰生孤眠無侶輾轉不寐夜將
半聞庭內有人踰入旋見紙窗一人影頭童然僧也生
心知其非竊賊也假寐以伺僧于窗上略用摸索窗扇
砢然自開探身入以手中巾扇置几上弛其短衣走至
榻前低呼曰好姐姐小僧來也生不覺失聲笑曰和尚

誤矣小生僦居在此非復是汝姐姐矣僧大驚赤身從
窗中竄去生起取几上扇視之其上有小倉山房寄梁
山舟侍講一詩歎稱某大和尚慧鑑蓋卽山舟先生所
書也心竊喜次日早起易衣冠袖其扇出錢塘門往來
湖上詢其人知某和尚爲昭慶主席僧投刺晉謁略敘
數語出袖中扇與之曰僕夙欽戒行久矣自恨塵濁侍
講無緣今幸得親蓮座敢獻此以表皈依僧接視知爲
昨所遺物默然久之合掌稱謝兼問尊寓何處生一一
荅畢辭出歸寓憩坐方定僧忽袈裟朱屨搖扇而入一
見伏地稽首生執之起僧顧左右無人袖中出畏物與

生曰先生大恩銜結莫報是區區者聊備賞報之需勿以匏葉爲笑也生辭謝僧置几上而去啟函秤之得白金百兩喜甚扁置篋中已忽頓悟曰吾不可復留此矣遂呼主人酬以值托故辭去主人往呼其妻子還迨夜相與就寢睡方酣僧果復至啟窗入逕達生臥處索得其首舉刀力切其夫驚起急捉其臂大呼救命僧大駭然知爲其夫語音也小語曰勿聲小僧也而室中已悉起環視見僧手利刃晶瑩如雪而血殷枕席其妻身首離矣僧亦慘然而泣蓋其妻本爲僧而娶僧始以赴約遇生雖餌以金然不保其不洩于人也故復至出不意

殺之不知其已遷去也於是縛僧送縣令來驗畢呼僧鞫得其情節役至烏程學訪董生所在校官遍檢冊中無其名反白于令令趨提僧出曰殺人者死何用董生但恐斬汝則塵根未斷不如易以火葬之法送汝昇天庶幾骨化煙銷他日可免再墮業障也遂命擡至教場積薪焚之取其灰揚之江中此事董生嘗自述于人其投刺時蓋已先易其名故無從尋訪也聞是時僧髻已斑矣

雙儼觀

吾邑西北周家澣有周鳴山者生一子年十八始締婚

村中楊氏女年十七矣雖荆布不飾而致極風騷其家
故與周對宇而居咫尺蓬山日招心許竟潛通焉後女
覺腹中震動枕邊語及恐爲其父母知也寢不成歡天
未曉周氏子卽起去而其父早起不見其子覓之數日
不得已絕望矣卽女家父母亦並莫測所以相對歎詫
而已居久之見其女腹大如壺詰之女初不言父疑其
有所私也將致之死女始吐實兼述其夜所私語者其
父乃以商于周周驚曰若然是吾兒以懼罪而逃也其
妻在旁笑視周曰吾夫婦年已垂老今兒去不還幸新
婦已姪若得產一男是吾無子而有孫也今新婦坐蓐

有日不如邀渠來家共視之免致他虞夫思其計亦良得遂擇日迎歸未幾遂媿及墜地男也夫婦皆喜婦亦喜然每思其夫不見則撫之而泣其後兒年已十九爲之娶婦拜堂甫畢忽一人曳髯繞頰荷擔踵門而入在座皆不識卽其父亦不識其人歷述所自適其婦在門後竊聽已審遽出指其兒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而脫然遠去妾爲汝幾死者數矣今日亦有面目復來相見耶翁笑曰癡兒旣不別而行二十年杳無音耗將置吾二老人于何地乎其子涕泣謝罪爲言始以懼罪而出至松江賣錫以活至是頗有餘積原以思親故不避

罪責而來歸翁曰吾二人幸猶無恙但汝已有子有媳
汝婦尚髮蓬蓬作處子裝束試看是何模樣眾客聞者
亦爲閨堂因相與聳惠卽於是日爲二人成婚婦大慚
不能仰視遂入周翁亦入與妻言之妻亦笑不可止因
共促女裝女不肯眾爲之攏頭抹粉卽衣以新婦所著
繡袍紅裙扶掖出堂喝令鼓吹於是音樂更奏扶與其
夫交拜而後拜其父母繼令子婦參拜拜畢送入房中
而合卺焉是時女之父已前歿而周翁夫婦俱踰七十
矣

周爛面

邑西市港村有周爛面者嘗以竊物刺字於面因以藥
傅之使其處潰爛人呼爛面孔云而自還家後橫行益
甚索詐錢物逼淫婦女肆毒一方人畏其扳害也不敢
與較後竊於村中富室某贓物爲其所認次日往市豬
肝一片歸而煮以食其母曰今夜飯畢當往繼于某氏
之門故以此供汝使汝得爲飽鬼其母年逾七十雙目
已瞽平時乞食村中是夕涕泣而往就繼于某氏次日
爛面尋至聲言將赴縣申報某陷以重賄爛面得飽其
欲而歸嘗讀初月樓見聞雜記言婺源董逢其名世源
姓竟厚於物無所忤順治四年大祲里中無賴子使其

父先飲醢造其家冀其死可得重賄及入門延之上坐
忽自慙曰吾兒悞我我不忍死善人之門疾趨出路于
道旁而死因歎天下事無獨必有偶也爛面孔後爲村
中人聚薪焚之

又嘗有村姬粥犬于屠人逸入逢其家姬尾至百呼
不出償其值而遣之自是犬恒不離逢其側及逢其
歿臥柩旁不食數日死

狗羹飯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之變馬要沈笠亭先生殉難壽張
時署中一黑犬晝夜伏靈柩前哀號不食比殮犬狂躍

數四以首觸棺而死家人義之載歸爲瘞于先塋之側
相約歲時掃墓必設狗羹飯祀之至今猶不廢云

按笠亭先生諱齊義爲山東壽張令有一女生二歲
母陸孺人歿先生哺以棗栗適其寒溫心力殫焉繼
母張孺人以撫以育女亦能率教稍長溫清定省如
成人與女兄暨諸昆弟友愛好讀書尤喜誦孝經小
學每遇古人捐軀授命之事輒感慨激發歎息彌襟
其孝義蓋天性也歲丁亥女年十一笠亭先生筮仕
山東女瞻雲流涕恒以不得侍親側爲恨辛卯夏先
生病痊謁選女臨別牽衣淚泫泫下大言曰吾父爲

國家官願吾父爲忠臣足矣先生訝其言過驟兩兄亦以其言頗不倫怵怵然不能釋于懷而初未知其言之痛也甲午秋逆匪王倫發難女從叔某自壽張縣脫歸縷詳遭變事女驚聞駭愕匍匐墮樓昏憤深痛中細詢笠亭先生殉身始末暨身後情形于時兩兄方奔馳山左隨愆惠女設靈成服一卮跪奠發聲長號曰吾父業爲忠臣亦復何恨兒事母不忠事父伊始矣時家人羣屬昏迷不知作何語久之女起入內人怪其久不出視之已投縊死矣時十月二十四日之夜漏二十刻也麻葛重襲血淚淋漓見者咸爲

之泣下或曰義女初聞亂魂魄紛馳時時繞柱行或
撫膺慟曰果死矣一夕夢笠亭先生朝服立于庭面
目血濡不可認曰吾幸有以報國嗚呼孝義之誠通
于鬼神果若此耶女于女事不學而能能詩古樂府
小楷亦精整可喜此不足爲義女重特論次其死于
義云按義女名玉麟死時年十八乾隆四十年七月
某日浙江巡撫三保具題部議准旌有旨孝女當稱
曰義女夫臣死君女死父忠義之烈萃于一門備錄
其事以見格及豚魚其由來蓋有本矣

松陵尹邵君諱士梅字峰暉生而能憶前世事惟忘其
未婚以前十八娶婦呂婉淑明惠顧常言曰妾命不長
不能終事君子家人怪之丙戌呂年二十忽自言今歲
當死輒嗚咽流涕絮語恍惚不可辨一夕謂邵曰若母
悲妾旦夕當死而緣固未絕更一世當數歲殤更一世
再爲若婦與若生子若他日舉進士初任距家邇宜有
徵異更任宜亟歸歸詣屏靜處修道數月爾時重遇君
矣卽訪妾者家瀕河兩河匯成一河左隄陂陀第三家
妾居也而門有井其姓則姓譜第三字也妾年且十八
而是歲閏以二月卽娶我猶及使堂上翁見也翌辰忽

沐浴闔扉以死邵驚悼踰歲乃更娶辛卯舉于鄉己亥
舉進士謁選改登州教授俄遷授棲霞教諭入邑郭恍
若舊曾歷心異之諸生李完真來見邵識之曰我閱博
士弟子藉見李可培名恍若曾觀其貌及人謁視之惟
肖故識君爾諸生傳以爲異有言方山水泉之勝者邵
攜具往出郭門里許有學隸趨迓卽問汝家郭外耶曰
家三里店邵恍然凝佇良久頓悟曰我前生固居三里
店也時諸生僉役道旁觀者皆愕眙不能語步至店視
其門閭皆非是曰當前俯郭而望山嶺者始得也隸白
其墟舊有三里店邵復步訪之漸近曰是矣問隸有古

廟乎曰無數武上坡忽見趙廟一記曩時魂過此廟

門外回睇悲思家焉中一神像白髭一尚在至店廬舍
宛然故高長者東海家也邵憶歿時有三子一女孫嫁
宋氏三子皆殤惟二孫在周覽聞左記舊時遊憩設宴
留遷賃居諸事甚悉里父老曰高長者故尚義信然諾
性伉直族黨有不平事輒據理平之乃已邵詢父老某
樹下有翁髯而頤曩賣布索直令其飲不時與值而誦
其容甚審亦識之乎應曰信城下大石奚在曰徙城隍
矣廟之丹雘何新耶曰燬于火燬而新之也距二十里
山脊有瘴子峴甚險峻負薪行戰戰慄慄有諸曰果也

語多不具述邵嘗數自經紀其家爲孫讓婚以去遠近聞者莫不歎異焉戊申遷尹吳江二邑二邑兼震澤言也賦繁催科必事敲朴非其好也不二月謝病去己酉冬以事至清源過館陶至一寺甚閒敞壁庋藏經因假館繙閱灑然了澈若風誦者客或言今歲季冬之閏移明年仲春矣邵憮然曰向者言閏二月豈無期乎自此遂心動不自釋一日策馬過橋河之涯惟一簾從日暝矣過陂陀至一家見井幹倏憶風約問第三家有女乎曰無也里人咸趨詢告以故愕且笑邵悵然一叟指曰距數里有村彷彿此間墟巷也邵往跡之到門顧無井

徵其姓曰蕭其女之年曰十八告諸父母恚曰是鬼語何慰而公爲也邵念兩河匯一河惟此爲汶衛合流處乘騎上下清源陶邑間數月無所見誦唐人碧落黃泉之句恒歔歔沾襟歸濟上尋復至清源見映水而廬者門井宛然其家孫姓而女年十七邵以其姓獨合貽書太公太公驅牛至促之成婚而女父母拒甚力太公恚去邵意少怠矣復過館陶道遇向時叟叟揖之曰得之矣導以往沿流迤陂門有醵汲者第三家也姓董氏邵整衣入董翁延坐曰往妣氏之請數矣而女固不願何圖大君子宿盟不渝若是遂大喜訂婚邵太公聞之

卽諏日嘉禮委禽焉時庚戌某月也邵未有子獨念姓
譜第三字尙未叶後閱萬姓統譜譜以韻次一爲上平
之東二爲下平之先而上聲之董則三也

外史氏曰右爲余外高祖前邱吳長庚太史所記篇中
純用散敘簡核錯落文之妙在于能碎非昌黎以下所
及也若邵公能知前世事固奇矣然其事世亦間有之
矣至呂夫人則又能知三世以後事爲問古來傳奇中
有此創聞否題目旣奇文安得不奇於是僕本恨人驚
心不已讀之始悟古今所謂慧業仙人無非所謂情種
也我欲將此文獻之月下老翁乞其廣牖靈根以補離

恨之天俾天下有情人世世都成眷屬老翁其許我乎
德清蔡太史之定自言前世爲杭州紹橋老嫗少寡好
佛依壻爲活臨死復甦語其女曰余將轉生蔡氏以佛
圖未焚暫歸其代燒卻以盡余心因言蔡氏里居家世
甚詳惟太貧幸是男身汝夫後日其往看我遂卒旣葬
女夫往訪見蔡太翁告之故出子令視時方數月顧之
而笑如舊相識太史旣長不昧前因每以語人故至今
不茹葷酒凜佛戒焉

沈博年

雍正初吾邑沈博年者精拳勇善距躍一日市中印家

橋北某氏失火延燒河南幾及半里惟臨河南向一樓
爲火所未及窗牖洞開中一女子韶顏稚齒側坐床沿
紗厨內含笑若與人對語狀而自橋以北火勢拉雜無
路可通救火者從橋上呼之出女端然不動時博年亦
在橋上對岸火燄飛射簷前已著卽踴身冒火躍入樓
中見女側一衣紅袍者鬚髮皆赤以兩手持女腕若束
縛然博年曳之不起隨舉牀前一椅向赤髯者劈頭打
落倏不見遂挾女飛出旣而博年歸家遍身紫腫呼痛
不止次日延醫視之醫者曰火毒已中心胞不可爲也
而博年呼號轉側未半炊許而已死矣

陳三姑娘

前年冬初夢廬先生之姪某偶以事往北麻中途朔風
颯至寒氣襲人某在舟中忽發狂疾口中嘖嘖不休舟
子急載還家家人環集守之竟夕不能安枕而語音嬌
婉其淫詞褻態有令人不忍正視者惟其兄芝堂至則
鼾睡帖然出則如故問之則曰是趕趕者有丈夫氣不
若四郎之溫麗可喜也于是巫醫交至迄亦無效舉家
束手而已後數日村中某媼聞知輒來探視某笑而起
萬福曰媽媽今日好風吹到此也言次輒以手探袴中
爲之摩弄媼見其憨態可掬遂爲好語勸之去對曰妾

與郎有夙分其室人亦非善諧者覺此間樂不思蜀也
嫗曰然則吾爲汝二人作合合卺後乃送汝二人同歸
何如某顰然曰若是則媽乃贈紅粉于佳人敢忘大德
嫗乃與其母言以米粉塑其像剪爪髮粘其上兼市花
蠟等物供于中堂喚樂工四人爲之鼓吹成婚是時某
在房中忽若夢醒但呻吟呼應不已嫗卽命以煤塗其
面又剪髮粘其額下作于思狀甫畢忽見某雙目睜起
失聲詫曰奈何遽爲此變相耶語畢絕不復聲病若失
矣于是以葦縛綵輿置像于內載之以舟鼓樂送至其
處而還某調理半月乃起

外史氏曰夫湘妃淚竹妃婦名津此固至情之所鍾仰亦幽恨之所激也若陳三姑娘相傳其未嫁而有淫行故爲父母所沉而至今猶能爲祟若其猶有鬼神不應縱令禍人如是若曰無之則此妖更從何處得來耶某曰女十八九麗人也風華妖冶殆如弱柳垂煙碧桃含露方其凌波微步羅襪雙鉤纖不盈指斯時也真是銷得一死而如某者年近強仕火色如赭其風貌初非翩翩可愛者何所遭之太奇也然此事旣爲余所親見且遇其祟者亦非止某一人是殆有不暇選擇者耶則眞色中之餓鬼矣

大人

陸星槎先生在廣東一日赴院早參日卓午中丞甫出
同僚進見者五人禮畢中丞就炕箕坐未及開言一涓
班乍到稟見者突起問曰請問大人貴縣中丞曰原籍
大興某官又問縣系何府中丞曰順天某官點首稱是
少頃又問大人貴姓中丞曰滿洲無姓也荅畢乾笑因
問貴鄉風土何如某對曰敝縣土產絕少惟山中獼猴
最多中丞曰獼猴大小幾何對曰小者不過巴兒模樣
大者卻似大人一般此其所謂大人蓋指凡人之大者
言也然不知適已犯其所忌也同列皆匿笑中丞變色

起曰此人亦思爲民父母耶卽日令其告病回籍時以
某官亦思大人之大何如耶奈何唐突至此然吾觀今
之以一言逆耳而奪其官者有矣蓋其所事之大人非
徒沐猴而冠皆虎而冠者也惜乎某官不能以狐媚假
其威而妄擬廁身麀頭鼠臉中也

雲雨

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二語宋玉賦中不載釋之者亦無
明文而後世以爲男女交驩之字然皆不求甚解也蓋
天之降雨必待陰陽旣和有雲斯有雨此時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故曰天地絪縕男女構精易傳以此二語聯

絡成文正取象于天地之交構也或曰然則雲雨時亦有妻在上而夫在下者此何說也余曰此則所謂翻雲覆雨者矣客大笑

春江公子

隨園詩話載春江公子貌如美婦人而與婦不睦好與少俊遊或同臥起不知烏之雌雄嘗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爲無鹽夫寧作子都妻其父中丞公見而怒之公子又賦詩云周公所制禮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中丞笑曰賤子強詞奪理至此耶乙丑入翰林嘗觀劇于天祿廟有參領某誤以爲伶

人而調之人爲不平公子曰夫狎我者愛我也子不見
晏子春秋誅圉人事乎惜彼非吾偶耳怒之則俗矣可
謂善于解嘲然此事不知是何趣味若輩究不知是何
肺腸也因戲作判語曰

自古男女居室爲人之大倫夫婦媾精有家之正則而
乃以石田爲可墾舍正路而不由召僚友而娶契弟微
優伶以作弄兒遂有巾幘鬚眉甘爲兔伏不知顧瞻肩
背願效龍陽闢此蠶叢自必開山力士鑿將鳥道竟來
問渡漁篙臂也忽生錢柄定教其行客且頭乎應戴木
樨想見不可嚮邇溝邊城闕

程綽莊註鄭風子衿一章
謂是兩男子相悅之詩

何妨布雨興雲花底興中不惜悔淫引盜

花底興中不惜悔淫引盜

子都事皆內外兼寵者也

小則督學罷官大則斷袖傾國好惡

陰陽易位于是極矣夫淫同非法何如以手出精

兩雄

陳武帝贈陳子高詩諱愁兩雄並金貂應讓儂

誰謂不毛可入聊齋云是

宜斷其鑽刺之根兼當塞其送迎之路老吏斷獄處決

了然竊謂既好外矣將空房難守亦有鵲巢宜令鳩處

彼狡童兮或奇痒難熬可帶蜂刺以代蠅鑽則野鴛社

裏庶幾龜鑑常昭黃鸝夢中無勞難奸訪舊矣

霧淞

己亥正月上旬人有早起者見遍野草木皆縞如霏玉

屑如垂瓔珞著人辨髮間皆結成珠琲時方沍寒殘雪
尙在村農競相傳謂之爲雩云按雩字見毛詩雨雪其
雩是也字書音普郎切亦音鋪郎切雨雪之狀何得以
謂天所雨之物南豐集有詠霧淞詩字作淞惟宋史紀事本末作松蓋
北地苦寒夜間霧起著樹結成珠琲故謂之霧淞主歲
稔之兆今村農所見殆卽是物偶讀惜抱軒集有新城
道中所見長歌中云或云休徵備飯饔捆載千億收禾
麻或云此咎達官怕有鬼欲瞰高明家是休咎亦未可
定也

疫異

崇禎辛巳江震一路大疫嘗有一家數十人合門相枕藉死者偶觸其氣必死諸生王玉錫師陳君山一家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親鄰無人敢窺其門玉錫獨毅然曰平日師弟之謂何忍坐視耶乃率數丐入一一棺殮之有一子在襁褓亦已死猶略有微息親自抱出藥乳得生陳賴以有後而玉錫卒無恙豈非人之好義天亦不能爲之制耶後十七年疫又作有無病而口中噴血輒死者相率祈鬼神各家設香案燃天鐙演劇賽會窮極瑰奇廟中吏卒俱以生人充之時聞神語呼喝空中枷鎖錘撻之聲如是者將及一月見吳江縣志與舊說

所傳示師大疫午後人鬼雜行街上聽之有聲逐之有影肆中所收多紙錢故必設水盆命市者投錢其中者正符

水災

吳江縣志萬歷三十六年大水高田渰沒城中居民皆架閣以居魚蝦羸蚌滿室臥榻之下可俯而拾也烏青志亦載是年之水陸可行舟道光三年自五月以後郡邑街市多以舟楫往來鄉村中有睡酣而于牀上翻身落水死者其他漂沒廬舍及棺塚不可勝計七月之晦有二僧自塘柄一夕漂至八斤永福寺前寺僧撈起皆

未死蓋二僧素諳水性也時余客震澤欲歸不得至中秋後水梢落然舟行尙未能過市橋自田間繞道而出到家堂中尙有淺水魚蝦永躍遍地待漢被于牆壁視柱上水痕幾四尺其于萬歷之水何如也

穀裏仙人

鈕玉樵觚賸所記棗核船于棗核上刻東坡游赤壁故事歎爲神工坤輿外紀言熱泉馬尼亞國其人工作精巧能于戒指內納一自鳴鐘近有于紐珠上作一時辰表者其物蓋出鬼子則亦巧奪化工矣余昔于郡中見道場山費氏有一穀裏仙人以楠木粒許琢成一黍粒

開兩瓣于中鏤作一麻姑仙頭腹手足悉皆嵌空玲瓏
而其眉目妍妙袴褶工細以及指爪之尖長一一分明
栩栩欲活雖芥舟老人士女不過也或云此物能辟火
災其時郡尊某公以七白金購之不可得

白雀

余父嘗言里中花家板橋南岸白楊樹昔嘗有一白雀
來栖其顛樹大可蔭畝許其時凡雀之隨之者環集樹
間殆遍迨暮白雀飛去而羣雀乃散如敗葉或言是雀
之王也

楊琢在淄青嘗見一百姓家燕窠其燕哺雛旣飛一

且有諸野禽飛入庭除漸集棟上無空隙厨人饋食于堂盤饌皆被搏撮其老人罔測災祥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于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沖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蓋凡禽鳥遇鳳必相隨猶江漢之朝宗于海也是此白雀者或卽鳳雛之偶見耶

龜王

金華子雜編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之橫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通於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昔黃暹以舟師赴廣南將渡小海軍將忽于

淺瀨中得一琉璃小瓶子大如嬰兒之掌其內有一小
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瓶子項極小不知所入
之由也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起視之有衆
龜層疊就船而上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所藏
之瓶子視而投于海中衆龜遂散旣而語於海舶之
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
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倘或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
之不豐哉惋歎不已得非卽所謂龜王耶不然何龜之
隨之者衆也

薛見揚

吳人薛見揚家專諸巷飲博無賴而性極兇狡里中呼爲東太守尤好漁色比隣李某娶妻楊氏絕媚好薛艷之每伺其出汲輒搭與語楊氏故靜婉拒而不荅薛無如何轉念李貧可以利誘也時其窘輒餽以錢米李故世家子雖家徒壁立而清介自持且惡其素行卻之薛慚而出指其門曰任汝盛鐵櫃中終當纂取去也後值季夏溽暑雨作李睡後忽爲雷所擊其妻驚醒時電光閃爍見有似雷公形者奮翅拔關而出視李頂門一穴闊半寸許深入數寸血液噴涌始猶呼痛未幾已絕大哭李母亦驚起撫尸慟曰以兒生循謹何緣得罪于天

耶又顧楊氏曰家中素無儋石儲今驟遭此禍無論日後餓殍將何以為棺殮資言訖慟絕是時隣里咸集薛亦奔入見衆皆束手歎息乃攘袂言曰事勢至此行路猶傷之若皆坐視亦安用鄰里爲也母泣謝薛遽返取三十金至謂母曰有此諸費可粗了但須母自署券將來尅日措還可也母乃署券以付薛復爲之拮据殮畢姑婦再三感謝薛始去然自此老弱熒熒涕泣相對時或斷炊經日雖歷盛寒其妻猶麻衣如雪也而所署券已屆期薛走索母出垂淚約以次年夏末薛強諾而去及期至母復請緩期薛不應變色起出少頃偕其黨某

甲悻悻而入出券擲與甲曰汝既保券力能代償則償之不然將鳴諸官勿嫌相累也甲僞爲緩頰也者薛不許攜券欲出甲力挽之願謂母曰以母之龍鍾撫此荏弱方愁朝不保夕又何時得償此債今薛郎鰥居久矣計不如以汝婦歸伊旣可得餘金以供母殘年婦亦得噉飯處豈不兩全母慘然入謀諸婦婦聞言脉脉不作一語但有垂淚良久哽咽而言曰婦薄命不足惜但如老母何母泣曰事至此尙容顧我乎遂出以語甲甲商諸薛爲之立券署保取前券焚之乃去迨暮綵輿至婦草草登車痛哭而去顧自歸薛後房中箱篋惟婦所有

老鴆自司啟閉餘皆不聽啟視一日薛他往婦獨坐忽
聞一篋中窸窣作響如有鼠戲逐其中乃起從其後去
鉸鏈啟之則別無他物惟有雷公面具及雙翅宛然金
鑿皆備猶帶血痕駭極始悟去夏之事卽薛所爲也持
以語人咸以爲然因共舁篋首諸官令拘薛刑訊始吐
其實蓋薛蓄意已久是夕乘雷雨掩入伏牀下伺其寢
潛出擊之瞥然逕出故死生皆莫測其端令訝曰昔裴
襲能作三里霧後以行霧作賊被拷然止以作賊而已
今汝欲求爲雲爲雨而先以雷殛其夫其兇狡乃至是
乎遂命反接其手爲戴面具取雙翅插兩腋手執金鑿

牽出遍游六門而後斬之甲以通謀充軍楊氏歸羞慚自縊死

按此道光十六年七月某日事也不可錄鉛山人某悅鄰家婦挑之不從值其夫病天大雷雨乃著兩翼花衣躍入鄰家奮鐵椎殺之仍躍出後遣媒求取婦仇儼甚篤一日婦簡篋見衣怪其異夫笑而言其故婦佯爲言笑俟其出卽抱衣赴官訴之論絞絞之月雷雨大作若支裂者薛蓋襲其故智也

考對

彭奕楣尙書督學浙江試湖屬府三學生員以沒齒被

髮易牙三句命題有數人抄襲刻文惟龔安張桂森出
場後將所抄坊本搜買略盡署中不及弔查以此食餽
其餘一字不移者置二等誤鈔者置三等入皆笑之比
發落尙書喚其人近案曰余往曾督學某省案臨時唱
名旣畢退坐堂上援筆將出文題一教職忽趨前曰稟
大人此處地近蠻夷向來應試者從無作文之例余愕
問然則所考云何教職對曰出一對足矣但字不可多
只消一字已足余初聞不勝怪歎旣已無可奈何姑出
一柴字與之於是諸生皆攢眉搖首及卓午忽一生前
來交卷展視其左行對一炭字教職在旁謂余曰此卷

當置第一矣余思以炭對柴何以當置第一忽又一人來交則其左仍添一柴字余怒將責之教職曰大人勿怒此卷已可置第二矣余怒曰此人仍對一柴字奈何云當拔置第二教職曰大人若不信試看以下并此柴字忘之矣旣而竟無一人來交者始歎其言不謬今汝等以暑年所誦習者鈔寫不遺一字記性卻佳不然則平日溫故之功亦自可取故姑取二等以爲勸讀者勸又指二人曰若汝輩卷中脫謫太多想此調不彈久矣今後當再加溫習若來年仍蹈覆轍定置劣等將不免四十板子也遂命左右取其所鈔刻文一部與之逐出

昔某公督學吾浙壬戌之秋按臨邑中試拔貢題有
函三爲一論一篇通場止邵生某一卷本漢書立論
及榜發晉謁某公曉之曰漢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
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
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歷十二
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此陰陽合德氣鍾于子
化生萬物者也不知此乃求歷之長短體算立成法
耳爲史者但見其數奧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
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于土中得一摺帛杵持歸
以示鄰里莫不怪愕後有一書生過而見之曰此靈

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二丈骨節專車此其脛骨也
鄉人皆喜作廟祀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有近乎
脛廟也今賢之論似不免爲班氏所誤然以此時風
氣卽五經亦希有全讀者況其他乎而賢能知是題
出處可不相賞於風塵外乎蓋是時揚中能知題之
出處者更無第二卷矣